

暗河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s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8892282) at [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8892282](https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8892282).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|
| Rating: | Not Rated |
| Archive Warning: |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|
| Category: | M/M |
| Fandom: | 发郊 - Fandom |
| Relationship: | 姬发/殷郊 |
| Character: | 姬发 , 殷郊 |
| Additional Tags: | 姬屋藏郊 - Freeform , 封神第一部 - Freeform |
| Language: | 中文-普通话 國語 |
| Stats: | Published: 2023-07-27 Completed: 2023-07-28 Words: 3,804 Chapters: 2/2 |

暗河

by [dontusethisnameplz](#)

Summary

姬发偶然发现了殷郊的秘密.....

*双性预警

Notes

时间线在攻打冀州之前

上

“嘶……”

夜色里寥寂的营帐中，突然响起一声痛呼。紧接着是一道压低的声音：“姬发，你轻点！”

“好好。”姬发无奈，将手上的动作放得更轻。殷郊嫌丢面子，连蜡烛都不肯点。姬发只能借着朦胧的月色，摸索着为他上药。

“啊、疼，疼！”

殷郊的腰猛地一弹，下意识地往后撤：“算了、罢了！不上了，就这样吧——”

“不上药你明天要吃更大的苦头。”

姬发那双能拉开几十斤重的长弓的手牢牢扣住殷郊的大腿，不让他合上。他沾了点药粉，终于忍不住道：“你可真是细皮嫩肉的。”

“姬发！”殷郊又羞又恼，不满地嘟囔道：“铁血男儿，怎能用这种词来形容。”

姬发叹了口气：“你这不是细皮嫩肉是什么？”

冀州久攻不下，帝乙命殷寿率军亲自前往。战事吃紧，大军即刻开拔。战机一刻不敢延误，因此这半月以来，几乎是马不停蹄。骠壮的战马累得倒地不起，众人也皆显疲态。姬发自然也累得不行，回了营帐倒头就想睡，殷郊却寻了过来。

“姬发，姬发！”

堂堂王孙偷偷摸摸、遮遮掩掩地唤姬发出来，也不说是什么事，领着姬发就往自己的营帐走。帐门严严实实地扣住后，殷郊面色发红，有些扭捏：“先说好，你不准笑我！”

姬发一头雾水，还是点了点头。

殷郊跨开腿坐到床边，缓缓褪下褰裤——少年王储健壮的身体在经年风吹日晒之下呈现出野性的蜜色，而他常年不见光的大腿内侧还存留着原生的嫩白。此刻，那处软肉被主人难堪地露出，殷郊难堪道：“帮帮我，姬发，我自己实在是看不清楚。”

——奔波千里，殷郊大腿内侧早已被马鞍磨得血肉模糊。那一处不知道已经溃烂了多久，旧茧上叠着新疤，殷郊连呼吸都会带得绽裂的皮肉渗出血丝来。

“可疼死了，”殷郊嘟囔道，“前几天就破了。”

姬发一时无言，“你倒是……能忍。”

姬发当然了解殷郊。有殷寿在，哪怕打碎了殷郊的牙他都会和着血咽进肚子里，怎可能因为这些小事贻误军机。他叹口气，取了些药粉来，轻扶住殷郊的腿根：“上过药后，明日垫些厚实的纱布，否则伤势会越来越——”姬发声音一顿，呆呆吐出最后两字，“——严重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殷郊见姬发神色不对，不太自然地动了动，“一直盯着我看做什么，难道我比你多长了什么东西？”

……？

姬发怔愣着抬起头，见殷郊神色疑惑，不似在说笑：“多……呃，殷郊，你、我……”

殷郊的性器下面，分明是一口女人才有的阴穴。

下

见姬发一直直勾勾地盯着自己胯下，殷郊难堪地往后挪了挪。

“姬发，到底怎——唔！”

话音未落，姬发猛地吻上殷郊。未尝情事的青年的吻青涩又莽撞，容不得殷郊拒绝。二人齿关猛地一撞，痛得殷郊呲牙咧嘴，连连后撤。见姬发还要凑上来，殷郊连忙捂住姬发的嘴巴，将他推得远些：“姬发，你做什么！”

姬发握住殷郊的手，瓮声瓮气道：“抱歉，殷郊，我……”

一片昏暗中，只有姬发的眼睛闪着湿漉漉的光。仿佛有一只手伸进姬发的胸膛，握着他的心脏捏扁揉圆。姬发知道那是什么，是卑劣的妒意和不堪的怒火。

——殷郊怎么能这么糊涂？如果……如果发现的人不是他呢？

他不受控制地回想起太多个日夜。这旅北质子营八百个男子，殷郊竟然就如此与他们同吃同住……

难道殷寿也不知道？

姬发不敢肖想另一种可能。

殷郊来不及反应，姬发握住他的手，猛地向自己怀里一拉。殷郊当即抵住姬发的胸膛，只是姬发已欺身而上，舌头强硬地顶开殷郊的嘴，暧昧地舔吻过殷郊上颚敏感的细肉，仿佛要将人吞吃入腹。

“嘶——”

殷郊狠心一咬，姬发却也不退，猩甜的血丝很快混着涎水，沿着相接的唇瓣滑出。殷郊羞怒不已，好不容易推开姬发，愤愤地擦了两把自己肿胀的唇瓣，哽道：“姬发，你发什么疯！……我将你当作至亲、兄弟，你却这样……”他咬牙切齿，“羞辱我！”

“……羞辱你？”

姬发抢道：“我怎么会羞辱你？殷郊，殷郊，我是——”

他定定地望着殷郊，缓声道：“我喜欢你。”

殷郊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冲上了面颊，他慌不择言：“你胡说什么，姬发，你怎么能……”

“你真的感觉不到？“榻上已是一片混乱，姬发膝行两步，步步紧逼：“殷郊，你真的感觉不到吗？”

殷郊只觉得脑中有一声轰鸣，随后有什么逐渐清晰——

他想起自己想学骑射，姬发亲手为他打的那把弓；想起自己心情烦闷，姬发带他夜骑。他坐在马背上，连什么时候睡着的都不知道；想起父亲罚他，姬发总是备足了伤药；想起姬发给他讲西岐的丰田、沃土、秋收、冬藏，想起姬发总是眼睛亮晶晶地问他，愿意和他一起回家吗。

殷郊无言，不知以何作答。

姬发湿热的鼻息喷在殷郊的颈侧，他的声音像是叹息：“殷郊……”

感受到他掌下的身体阵阵发颤，姬发的手如同一尾鱼般游走起来。他因常年操练而长满硬茧的掌心滑过殷郊的胸膛，坚硬的指骨夹住一侧幼嫩的乳头，时轻时重地揉弄着。殷郊失神的瞳孔缓缓张开，喉咙里像倒吸冷气一样，发出介于呜咽与呻吟之间的低鸣。

“别、别摸——”

姬发另一只手变本加厉地向他臀线下游去。他精壮的腰身挤进殷郊双腿之间，殷郊推拒不得，帐内光线昏黑，他无意识噙泪的眼睛像是经水洗过的玻璃球。懵懂的目光像是离群的幼崽，辨认不出面前是好心庇护他的人类，还是想要拆吃他入腹的凶兽。

姬发滚热的掌心终于扶住殷郊伤痕累累的腿根——殷郊未经人事的肉茎疲软地蜷缩着，会阴处突兀地裂开一道肉口。两性的器官共生一处却不显得怪异：殷郊高大、精悍，那处女穴却小巧、柔嫩、精致——阴阜粉白圆鼓，颇有肉感的阴唇内夹着一颗圆润的小蒂，未经采撷的小珠像一颗莹润的红宝石，缀在肥嫩的蚌肉中。姬发的心跳仿如擂鼓，他难耐地舔了舔犬齿。

“姬发……”

姬发带着些厚茧的手指试探性地轻抚了抚浅色的的小穴，殷郊浑身一抖，下意识去合拢腿：“……痒。”

湿热的吻落在他鬓边，殷郊被半压在床上，屁股高高撅起，两瓣臀丘被掰开，露出白生生的尻穴来。姬发急不可耐地脱去碍事的裤子，此刻火热的肉杵紧贴着肉穴，其上扭曲虬结的青筋一震一颤地跳动，仿若拥有生命。

殷郊只觉得赤裸的后背一热，姬发精壮的躯体已紧紧地贴了上来。

姬发扶着阴茎——倘若殷郊是在清醒的状态下看到，一定会吓到。那畜生玩意儿粗得骇人，勃起状态下快到姬发的肚脐处。深褐色的龟头如同一颗饱满的、沉甸的鹅蛋，此刻顶在那幼嫩的肉口处，微微施力，便一寸一寸地没了进去。

“啊——停！姬发……太疼了——”

粗硕的柱头几乎要撑裂未经人事的肉口，殷郊疼得登时流出眼泪，浑身涔涔地落下一层冷汗，撑在床上的胳膊直打摆子。姬发显然也没意识到那腔口如此紧窄，连忙想抽出，又扯动了软肉，殷郊哀哀地低吟一声：“姬发……你别动了……”

“抱歉，殷郊，我……”姬发慌忙地探过手，想看殷郊是否受了伤。他粗砺的掌根滑过被撑开的阴部，不知道触碰到了什么，殷郊浑身一战，声音猛地拔高：“唔——！！”

“我又弄疼你了吗？”姬发连忙收手，却见背对着他的殷郊迟疑片刻，摇了摇头，麦色的耳尖染上了一层暧昧的薄粉。姬发试探道：“是……舒服吗？”

殷郊不回应。

姬发又伸过手，无师自通般地抵着穴肉缓缓揉弄。他发现殷郊的喘息时粗时细，在他碰到阴穴前端的肉珠时喘得最厉害，连紧紧裹住他的穴肉都软化了下来。

“是这里？”

“唔……”

殷郊抖得厉害，腰窝也塌得更低。姬发用指尖轻轻夹住蒂头，轻轻捏弄。殷郊去抓姬发的

手，声音都染上几分潮意：“好酸，我感觉……我想……”

“这样舒服吗，殷郊？”姬发顺着殷郊的脊背吻下，声音有些含糊。

“……你别问了！”

下腹的酸胀感愈演愈烈，殷郊的腰猛地绷紧，手紧紧攥住床褥，竟就这样泄了出来。

姬发再难忍耐，他两手卡住殷郊腰窝，低低念了句“对不起。”随后，缓慢但坚定地将阴茎一寸寸推了进去。

有了高潮一次的润滑，这次插入顺利得多。趴跪的姿势让殷郊有了被钉在这根肉屙上的错觉。此刻，他浑身的感官都只剩下了一寸一寸被撑开的内腔。仿佛每条褶皱都被熨烫着撑平了，被撑到极致的雌穴一丝多余的空间都不再存有，只能紧紧地吸在闯入的巨蟒身上。

“好啊，胀，呜……肚子，呃……”

光是插入，殷郊便有些受不了了。这套畸形窄小的女性器官，容纳不下基因过优的姬发。他的小腹都被撑得有些凸起，本就紧窄的尻口更是被扯得发白。姬发只轻轻一顶，殷郊便像被电到一般，发出一声淫靡的尖叫，随后手脚并用地想要挣脱姬发的怀抱，想要逃离那根嵌在他体内的刑具一样的巨大屙器。

“嘶——”随着殷郊的扭动，那口肉穴细密地碾弄起姬发的阴茎。姬发额上青筋都绷了起来，压制住殷郊，沉声道：“别乱动。”

他不想再弄伤他。

“好酸、好酸，唔！姬发，姬发，里面——不、额嗯——”

姬发先是试探性地顶了顶，见殷郊没有再露出痛苦的神情，才缓缓抽动起肉茎来。他先是轻轻摆动着腰身，待到肉穴不再紧紧地箍着他、分泌出更多湿滑的液体来时，他才扶稳殷郊的臀丘，缓缓抽出大半根阴茎，而后猛地向深处撞去——

“啊——”

殷郊手指猛地扣紧床榻。这又凶又猛的一撞力道之大，令他整个人都向前扑去。可姬发一双铁臂桎梏住他的，只有内腔肉嘟嘟的深处被撞得向内凹进，又随着阴茎的退出而恢复原状。

而后又是凶猛的一撞！

这深重的两撞仿若正式开始前的好心预告。姬发微躬起背，大开大合地抽插起来。他没有什么技巧，像是野兽原始的交合一般，只是将肉茎整根抽离，只剩个葦头，又深重地猛地撞回，几乎要将那两颗卵蛋也塞入其中。姬发扶住殷郊的小腹，手臂发力，竟将他整个人捞了起来。殷郊脱力地向下坐，巨大的葦头将最深处撑开的过程极慢，密集的神经让快感过载的殷郊腿根痉挛不止。

殷郊连叫都叫不出，双眼翻白。内里的淫肉紧紧裹着鞭笞它的肉杵，被磨得又肿又热，淫水儿更蛰得如同火烧般痒痛。大股的汁液因肉口被柱身塞得严丝合缝，无处可去，而把窄小的腹部塞得更满、更涨。

“我受不了了，姬发、姬发……”

殷郊犹如落在一片欲望的汪洋里，沉浮挣扎，姬发的名字就像他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稻草。

高潮来临的时刻，殷郊几乎不能呼吸。他的身体病态地乱抖，肉穴疯狂收缩，大腿大腿的

淫水从穴口溢出。姬发霸道强硬地继续抽插，硬生生地延长了殷郊的高潮，将骚水搅成绵密的白沫。殷郊崩溃地摇着头，喉咙里发出意义不明的哀鸣。姬发粗喘着加速抽动，粗壮的柱身把肉道拉扯得快要移位，茎上虬结的肉筋突突跳动，刮蹭着娇嫩的深处，让那蚌肉又疼又痒。

姬发握住殷郊的腰，肉茎深埋，就这样将人转了过来。殷郊面上一片潮红，无意识的泪将他的鬓发已然打湿。小却饱满的唇瓣翕张着，是在唤他的名字。

姬发只觉得心旌摇颤，连灵魂都战栗着共鸣。

被吻住时，殷郊的双眼无助地瞪大，浑身过电似的狂抖，两条腿虚软地耷拉着，只有腿根痉挛着弹动。最后这一次潮吹格外绵长，殷郊像只虾子一般弓起腰身，只感觉一股股潮热的浓精将那窄狭的器官急速撑圆起来。他连叫都叫不出声，脑袋一歪，晕了过去。

-

收拾好一片狼藉时，已近天明。

姬发给殷郊的腿根重新上了药，面对肿胀的阴穴却别无他法，只能祈祷她自行愈合。

殷郊困倦得睁不开眼睛，临近睡着之时，他突然想起什么，迷迷糊糊地问搂着他的姬发：“姬发，你之前弄过吗？”

姬发诚实地摇摇头。

殷郊沉默片刻，又问：“……那你被弄过吗？”

半盏茶的功夫过去，殷郊终于弄明白了自己的处境。

“你的意思是只有我有？”殷郊问。

姬发点头。

“……别的男的都没有？”殷郊不死心。”姜文焕、鄂顺他们……都没有？”

姬发犹豫片刻，摇了摇头，但又说：“但也不排除还有……”

殷郊似乎想到了什么。他不再说话，沉默着陷入梦境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